

## 中國佬看非法移民



對美國華人移民史有興趣的人應該讀這本剛出版的新書《亞裔美國人的故事》(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作者李漪蓮(Erika Lee)，是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歷史教授。此書講述了在美國政治圈中打轉的所謂「好亞裔」和「壞亞裔」的故事。由於華人數衆多，這裏的「亞裔」顯然是指華人給美國社會的印象。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由於華人勞工威脅到白人勞工的飯碗，因此是被蔑視的少數族裔；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至美蘇冷戰時期，我們一變而為「模範少數族裔」。這種標籤之所以迅速轉變，是因為我們是「廉價勞工」，是「反共鬥士」，甘願吃苦奮鬥取得成就。李女士認為，亞裔美國人的經歷和成功顯現出「作為美國人的本質」。

此書以廣泛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亞裔歷代移民的經驗。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勞工移民，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明尼蘇達州安頓的越戰難民。書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關於「越過邊界」與「邊界警衛」的幾個章節，描述成千上萬華人與日本人如何非法偷越邊境。

美國國會曾於一八八二年通過一項《排華法案》。但是當時美國西部建造鐵路，亟需大量廉價勞工，於是大批華人從加拿大或墨西哥邊境偷入美國，他們花錢借助走私販子的幫助，有的則從古巴與牙買加偷渡過來。當時的情況與今天墨西哥非法移民偷渡來美的做法驚人的相似。一時之間，幫助偷渡的蛇頭生意興隆，甚至有意大利裔與希臘裔加入進來。還有人在加拿大邊境，幫助華人化裝成印第安人混入美國（因印第安人著貌似華人）。

該書指出，亞裔是首批被法律貼上「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標籤的族裔，當時也會引起社會不安。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政府甚至設立專門抓捕亞裔非法移民的小組，名曰「抓捕華人」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會議員對移民局工作不滿，曾抱怨墨西哥邊境的「中國牆」竟不能「永久解決」偷渡問題。

在近日美國朝野猛烈抨擊移民局不能阻止墨西哥人非法入境之際，亞裔美國人歷史告訴我們兩個鮮明的事實——一方面《排華法案》禁止亞洲人入境，另一方面是如此情況造成民間對亞裔的歧視（沒見過世面的美國白人往往將任何黃皮膚的人指為「中國佬，Chinaman」）。不過這類歧視性的看法，由於國際公義的壓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需要中國盟軍的幫助，才慢慢發生改變。抗日戰爭時，美國非有中國相助不可（但是那時僑居美國的日裔公民被政府關入集中營，可說是美國歷史可恥的一頁，因為德裔裔公民不受政府吵擾，這是我所敬愛的羅斯福總統唯一的錯誤）。第二次大戰勝利的結果之一是一九四五年國會（甘迺迪總統當政時）通過了《移民與國籍法》，此後門戶大放，華人都可入籍，受到與歐裔移民同等的待遇。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自己於一九四七年前來美國求學的經驗。當時戰爭勝利後，每年有數千中國學生前來美國。我自己初到靠近南方的密蘇里州，大學城中黑白隔離，沒有華僑，中國學生都被一視同仁。某次，我去交通局申請駕車執照，白人女秘書叫我填表，有一行要填「Race」（種族），我寫了「Chinese」（中國人），她一看，馬上改為「White」（白人），在她未見過世面的眼中，「種族」是非黑即白，我見了好笑，至少她沒把我看作「Negro」（黑人的貶稱）。

## 愛美之心和愛美之禍

朱良國

世界上差不多沒有人不愛美的人和事物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也！在肚皮飽餉、嘴巴噴噴之餘，愛美之心就悄悄滋生出來了，這是極自然的事。但人上一百，行行色色，各人所愛美食、美玉、美物、美人自然也各不同了。

想想人類的掠美和愛美也真是匪夷所思，甚至還由此爆發戰爭和停止戰爭呢！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初，海倫的美貌，曾經讓那個時代的歷史為之心驚肉跳。人類初期最為爛漫、持久、殘酷的戰爭是希臘人與特洛伊人為美女海倫而爆發了長達十年的爭奪戰。無數具有神力的勇士鬥士們為之血染沙場吐丹花，最後以特洛伊城的毀滅而落下帷幕。這場戰爭的導火線雖然有點不可理喻，也全然是統治者「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另一種翻版，但比起放清軍入關的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又光明磊落多了。多少有些「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敢作敢為吧！

在人類歷史上，既有對美的掠奪，也有對美的認同。一段花的趣事又向我們昭示了人們對美的「心往一處想」。清雅嫋嫋共一身的月季原是野玫瑰改種的，斯里蘭卡把它稱為「親戚的生命」。親戚在何處？就是中國。中國的月季傳到法國時，正值英法交戰，但拿破崙的妻子約瑟芬愛月季成癖。

為了將中國的月季從英國送到法國，雙方竟然協定停戰，有趣的是英國海軍還專門虔誠列隊護送月季，交給了法國皇后約瑟芬。戰爭的硝煙和花事的爛漫，在這裏形成了多麼強烈的對比，也算是對美欽服而留下的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吧！

美物和美人，有時候正因為其美，也會給人帶來不幸和災難。為一塊和氏璧，卞和被臘雙腳，藺相如也差一點頭撞石柱。美麗也未必會帶來幸福。曹操身後，他的妃子們命運多淒慘，她們的悲劇，實在就在於她們的美貌。深宮幽長，歲月更替，以前「鸚鵡前頭不敢言」的幾個年老宮女，早生華髮，寂寥難耐，在漫無心境談論玄宗的往事。她們的悲又源於什麼？悲劇的導演畢竟還是美貌。倒是有些醜女，憑着自己的資質和慧心，最後享受到了無上的幸福。最早的醜女是嫫母，據說是中國黃帝的四個妻子之一。晉代的左芬，也因好學能文，善辭藻，也被晉武帝招為貴妃。世上的美女往往不學的多，其中有美物招惹，高明致禍、聰明誤人，有女人整女人，最內行、最歹毒、最擊中要害。但美人往往自恃有臉蛋作資本，軀體為靠山，心思又亂，想法也多，不及一般的女子倒心有靜氣，心如明鏡，反而蚌病成珠，在某一領域獲取了成就。這也是美人自傲自棄的一個方面吧！

縱觀歷史上「紅顏反薄命」的事例，原因自是很多。拿着女人作犧牲品使「美人計」的便是一種。「大夫七計總成空，禍水終能成大功」——西施入吳是一例。《三國演義》中「王司徒巧使連環計」，用呂布之手將董卓殺掉，當是貂蟬的功勞。西元五世紀，匈奴名將阿提拉稱霸歐洲，兵鋒所至，莫不披靡。可是這位馬背上的英雄卻栽倒在妙齡美女的手上。據美國學者麥高文《中亞古國史》說，西元四五五年，阿提拉在多次大勝之後，娶了一位負使命而來的日爾曼美女，終於被這位「洋西施」打敗，匈奴大帝國也隨之土崩瓦解了。中國古老兵法有所謂「三十六計」，「美人計」為其中最厲害的一種，由此可見一斑矣。這當然不全是女人的錯，但沒有美人的配合，也決計不會奏效的。想想今日，什麼「好漢拜倒在石榴裙下」，「英雄難過美人關」常有所聞。大款與小蜜齊飛，老闆與女秘書共舞，包養女金屋藏嬌，連娃娃們吃的糖果，也有了泡妞這樣的商標。這林林總總，實在需要置身於美的世界的人們慎思之、警惕之的。

對美國華人移民史有興趣的人應該讀這本剛出版的新書《亞裔美國人的故事》(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作者李漪蓮(Erika Lee)

，是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歷史教授。此書講述了在美國政治圈中打轉的所謂「好亞裔」和「壞亞裔」的故事。由於華人數衆多，這裏的「亞裔」顯然是指華人給美國社會的印象。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由於華人勞工威脅到白人勞工的飯碗，因此是被蔑視的少數族裔；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至美蘇冷戰時期，我們一變而為「模範少數族裔」。這種標籤之所以迅速轉變，是因為我們是「廉價勞工」，是「反共鬥士」，甘願吃苦奮鬥取得成就。李女士認為，亞裔美國人的經歷和成功顯現出「作為美國人的本質」。

此書以廣泛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亞裔歷代移民的經驗。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勞工移民，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明尼蘇達州安頓的越戰難民。書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關於「越過邊界」與「邊界警衛」的幾個章節，描述成千上萬華人與日本人如何非法偷越邊境。

美國國會曾於一八八二年通過一項《排華法案》。但是當時美國西部建造鐵路，亟需大量廉價勞工，於是大批華人從加拿大或墨西哥邊境偷入美國，他們花錢借助走私販子的幫助，有的則從古巴與牙買加偷渡過來。當時的情況與今天墨西哥非法移民偷渡來美的做法驚人的相似。一時之間，幫助偷渡的蛇頭生意興隆，甚至有意大利裔與希臘裔加入進來。還有人在加拿大邊境，幫助華人化裝成印第安人混入美國（因印第安人著貌似華人）。

該書指出，亞裔是首批被法律貼上「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標籤的族裔，當時也會引起社會不安。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政府甚至設立專門抓捕亞裔非法移民的小組，名曰「抓捕華人」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會議員對移民局工作不滿，曾抱怨墨西哥邊境的「中國牆」竟不能「永久解決」偷渡問題。

在近日美國朝野猛烈抨擊移民局不能阻止墨西哥人非法入境之際，亞裔美國人歷史告訴我們兩個鮮明的事實——一方面《排華法案》禁止亞洲人入境，另一方面是如此情況造成民間對亞裔的歧視（沒見過世面的美國白人往往將任何黃皮膚的人指為「中國佬，Chinaman」）。不過這類歧視性的看法，由於國際公義的壓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需要中國盟軍的幫助，才慢慢發生改變。抗日戰爭時，美國非有中國相助不可（但是那時僑居美國的日裔公民被政府關入集中營，可說是美國歷史可恥的一頁，因為德裔裔公民不受政府吵擾，這是我所敬愛的羅斯福總統唯一的錯誤）。第二次大戰勝利的結果之一是一九四五年國會（甘迺迪總統當政時）通過了《移民與國籍法》，此後門戶大放，華人都可入籍，受到與歐裔移民同等的待遇。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自己於一九四七年前來美國求學的經驗。當時戰爭勝利後，每年有數千中國學生前來美國。我自己初到靠近南方的密蘇里州，大學城中黑白隔離，沒有華僑，中國學生都被一視同仁。某次，我去交通局申請駕車執照，白人女秘書叫我填表，有一行要填「Race」（種族），我寫了「Chinese」（中國人），她一看，馬上改為「White」（白人），在她未見過世面的眼中，「種族」是非黑即白，我見了好笑，至少她沒把我看作「Negro」（黑人的貶稱）。

世界上差不多沒有人不愛美的人和事物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也！在肚皮飽餉、嘴巴噴噴之餘，愛美之心就悄悄滋生出來了，這是極自然的事。但人上一百，行行色色，各人所愛美食、美玉、美物、美人自然也各不同了。

想想人類的掠美和愛美也真是匪夷所思，甚至還由此爆發戰爭和停止戰爭呢！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初，海倫的美貌，曾經讓那個時代的歷史為之心驚肉跳。人類初期最為爛漫、持久、殘酷的戰爭是希臘人與特洛伊人為美女海倫而爆發了長達十年的爭奪戰。無數具有神力的勇士鬥士們為之血染沙場吐丹花，最後以特洛伊城的毀滅而落下帷幕。這場戰爭的導火線雖然有點不可理喻，也全然是統治者「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另一種翻版，但比起放清軍入關的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又光明磊落多了。多少有些「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敢作敢為吧！

在人類歷史上，既有對美的掠奪，也有對美的認同。一段花的趣事又向我們昭示了人們對美的「心往一處想」。清雅嫋嫋共一身的月季原是野玫瑰改種的，斯里蘭卡把它稱為「親戚的生命」。親戚在何處？就是中國。中國的月季傳到法國時，正值英法交戰，但拿破崙的妻子約瑟芬愛月季成癖。

為了將中國的月季從英國送到法國，雙方竟然協定停戰，有趣的是英國海軍還專門虔誠列隊護送月季，交給了法國皇后約瑟芬。戰爭的硝煙和花事的爛漫，在這裏形成了多麼強烈的對比，也算是對美欽服而留下的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吧！

對美國華人移民史有興趣的人應該讀這本剛出版的新書《亞裔美國人的故事》(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作者李漪蓮(Erika Lee)

，是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歷史教授。此書講述了在美國政治圈中打轉的所謂「好亞裔」和「壞亞裔」的故事。由於華人數衆多，這裏的「亞裔」顯然是指華人給美國社會的印象。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由於華人勞工威脅到白人勞工的飯碗，因此是被蔑視的少數族裔；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至美蘇冷戰時期，我們一變而為「模範少數族裔」。這種標籤之所以迅速轉變，是因為我們是「廉價勞工」，是「反共鬥士」，甘願吃苦奮鬥取得成就。李女士認為，亞裔美國人的經歷和成功顯現出「作為美國人的本質」。

此書以廣泛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亞裔歷代移民的經驗。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勞工移民，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明尼蘇達州安頓的越戰難民。書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關於「越過邊界」與「邊界警衛」的幾個章節，描述成千上萬華人與日本人如何非法偷越邊境。

美國國會曾於一八八二年通過一項《排華法案》。但是當時美國西部建造鐵路，亟需大量廉價勞工，於是大批華人從加拿大或墨西哥邊境偷入美國，他們花錢借助走私販子的幫助，有的則從古巴與牙買加偷渡過來。當時的情況與今天墨西哥非法移民偷渡來美的做法驚人的相似。一時之間，幫助偷渡的蛇頭生意興隆，甚至有意大利裔與希臘裔加入進來。還有人在加拿大邊境，幫助華人化裝成印第安人混入美國（因印第安人著貌似華人）。

該書指出，亞裔是首批被法律貼上「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標籤的族裔，當時也會引起社會不安。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政府甚至設立專門抓捕亞裔非法移民的小組，名曰「抓捕華人」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會議員對移民局工作不滿，曾抱怨墨西哥邊境的「中國牆」竟不能「永久解決」偷渡問題。

在近日美國朝野猛烈抨擊移民局不能阻止墨西哥人非法入境之際，亞裔美國人歷史告訴我們兩個鮮明的事實——一方面《排華法案》禁止亞洲人入境，另一方面是如此情況造成民間對亞裔的歧視（沒見過世面的美國白人往往將任何黃皮膚的人指為「中國佬，Chinaman」）。不過這類歧視性的看法，由於國際公義的壓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需要中國盟軍的幫助，才慢慢發生改變。抗日戰爭時，美國非有中國相助不可（但是那時僑居美國的日裔公民被政府關入集中營，可說是美國歷史可恥的一頁，因為德裔裔公民不受政府吵擾，這是我所敬愛的羅斯福總統唯一的錯誤）。第二次大戰勝利的結果之一是一九四五年國會（甘迺迪總統當政時）通過了《移民與國籍法》，此後門戶大放，華人都可入籍，受到與歐裔移民同等的待遇。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自己於一九四七年前來美國求學的經驗。當時戰爭勝利後，每年有數千中國學生前來美國。我自己初到靠近南方的密蘇里州，大學城中黑白隔離，沒有華僑，中國學生都被一視同仁。某次，我去交通局申請駕車執照，白人女秘書叫我填表，有一行要填「Race」（種族），我寫了「Chinese」（中國人），她一看，馬上改為「White」（白人），在她未見過世面的眼中，「種族」是非黑即白，我見了好笑，至少她沒把我看作「Negro」（黑人的貶稱）。

世界上差不多沒有人不愛美的人和事物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也！在肚皮飽餉、嘴巴噴噴之餘，愛美之心就悄悄滋生出來了，這是極自然的事。但人上一百，行行色色，各人所愛美食、美玉、美物、美人自然也各不同了。

想想人類的掠美和愛美也真是匪夷所思，甚至還由此爆發戰爭和停止戰爭呢！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初，海倫的美貌，曾經讓那個時代的歷史為之心驚肉跳。人類初期最為爛漫、持久、殘酷的戰爭是希臘人與特洛伊人為美女海倫而爆發了長達十年的爭奪戰。無數具有神力的勇士鬥士們為之血染沙場吐丹花，最後以特洛伊城的毀滅而落下帷幕。這場戰爭的導火線雖然有點不可理喻，也全然是統治者「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另一種翻版，但比起放清軍入關的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又光明磊落多了。多少有些「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敢作敢為吧！

在人類歷史上，既有對美的掠奪，也有對美的認同。一段花的趣事又向我們昭示了人們對美的「心往一處想」。清雅嫋嫋共一身的月季原是野玫瑰改種的，斯里蘭卡把它稱為「親戚的生命」。親戚在何處？就是中國。中國的月季傳到法國時，正值英法交戰，但拿破崙的妻子約瑟芬愛月季成癖。

為了將中國的月季從英國送到法國，雙方竟然協定停戰，有趣的是英國海軍還專門虔誠列隊護送月季，交給了法國皇后約瑟芬。戰爭的硝煙和花事的爛漫，在這裏形成了多麼強烈的對比，也算是對美欽服而留下的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吧！

對美國華人移民史有興趣的人應該讀這本剛出版的新書《亞裔美國人的故事》(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作者李漪蓮(Erika Lee)

，是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歷史教授。此書講述了在美國政治圈中打轉的所謂「好亞裔」和「壞亞裔」的故事。由於華人數衆多，這裏的「亞裔」顯然是指華人給美國社會的印象。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由於華人勞工威脅到白人勞工的飯碗，因此是被蔑視的少數族裔；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至美蘇冷戰時期，我們一變而為「模範少數族裔」。這種標籤之所以迅速轉變，是因為我們是「廉價勞工」，是「反共鬥士」，甘願吃苦奮鬥取得成就。李女士認為，亞裔美國人的經歷和成功顯現出「作為美國人的本質」。

此書以廣泛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亞裔歷代移民的經驗。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勞工移民，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明尼蘇達州安頓的越戰難民。書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關於「越過邊界」與「邊界警衛」的幾個章節，描述成千上萬華人與日本人如何非法偷越邊境。

美國國會曾於一八八二年通過一項《排華法案》。但是當時美國西部建造鐵路，亟需大量廉價勞工，於是大批華人從加拿大或墨西哥邊境偷入美國，他們花錢借助走私販子的幫助，有的則從古巴與牙買加偷渡過來。當時的情況與今天墨西哥非法移民偷渡來美的做法驚人的相似。一時之間，幫助偷渡的蛇頭生意興隆，甚至有意大利裔與希臘裔加入進來。還有人在加拿大邊境，幫助華人化裝成印第安人混入美國（因印第安人著貌似華人）。

該書指出，亞裔是首批被法律貼上「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標籤的族裔，當時也會引起社會不安。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政府甚至設立專門抓捕亞裔非法移民的小組，名曰「抓捕華人」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會議員對移民局工作不滿，曾抱怨墨西哥邊境的「中國牆」竟不能「永久解決」偷渡問題。

在近日美國朝野猛烈抨擊移民局不能阻止墨西哥人非法入境之際，亞裔美國人歷史告訴我們兩個鮮明的事實——一方面《排華法案》禁止亞洲人入境，另一方面是如此情況造成民間對亞裔的歧視（沒見過世面的美國白人往往將任何黃皮膚的人指為「中國佬，Chinaman」）。不過這類歧視性的看法，由於國際公義的壓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需要中國盟軍的幫助，才慢慢發生改變。抗日戰爭時，美國非有中國相助不可（但是那時僑居美國的日裔公民被政府關入集中營，可說是美國歷史可恥的一頁，因為德裔裔公民不受政府吵擾，這是我所敬愛的羅斯福總統唯一的錯誤）。第二次大戰勝利的結果之一是一九四五年國會（甘迺迪總統當政時）通過了《移民與國籍法》，此後門戶大放，華人都可入籍，受到與歐裔移民同等的待遇。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自己於一九四七年前來美國求學的經驗。當時戰爭勝利後，每年有數千中國學生前來美國。我自己初到靠近南方的密蘇里州，大學城中黑白隔離，沒有華僑，中國學生都被一視同仁。某次，我去交通局申請駕車執照，白人女秘書叫我填表，有一行要填「Race」（種族），我寫了「Chinese」（中國人），她一看，馬上改為「White」（白人），在她未見過世面的眼中，「種族」是非黑即白，我見了好笑，至少她沒把我看作「Negro」（黑人的貶稱）。

世界上差不多沒有人不愛美的人和事物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也！在肚皮飽餉、嘴巴噴噴之餘，愛美之心就悄悄滋生出來了，這是極自然的事。但人上一百，行行色色，各人所愛美食、美玉、美物、美人自然也各不同了